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2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室有兰

□安徽宣城查晶芳

室有兰,已三载。小小一盆,置于靠近阳台的房门前。说是一盆,实则只十来片叶,且形貌甚陋,立一半,倒一半。每每看着那倒伏萎黄的叶片,我总以为它命不久矣,故并不上心,偶尔想起,方让它饱饮一顿。然,几度酷暑寒雨之后,其叶仍不乏葱青。今春,更见新叶初绽,俨然有兰叶春葳蕤之势。

数了数,新叶也只三四片,皆长在立着的那两根细茎上。短的不过小指,长的约莫半尺。那几片立着的老叶也高了两寸,叶尖颤悠悠地勾出浅浅的弧度,像一个个优雅的手势。就连一直倒在盆沿边的叶子也褪去了黯淡,隐隐透出青绿。这些天,每去阳台晾衣,目光屡屡被这绿意绊住。明媚的晨光里,那叶脉间像是翡翠色的汁液在流淌,片片绿叶皆如透明而修长的碧玉,泛着莹莹的光泽。此际,这盆完全算不得茂盛的兰,着实是秀雅飘逸,卓然有态了。

细细端详,其形虽简,其姿却丰,其气更静,果有君子神韵。忽忆昔年于绍兴兰亭边所见之兰草。彼时,“流觞曲水”并未引起我多少关注,毕竟那只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河沟,且滴水也无。倒是兰亭周围一簇簇摇曳的兰草,令我眼前一亮,继而驻足凝神。那丛丛青绿,便如眼前这般清鲜。当时便想,千年前的会稽山边定然也生长着大片大片的兰草吧,那幢幢青影想必也曾闯入书圣的眼眸;当

他抬腕挥毫、行云流水之际,兰之清芬亦必如影随形,而纸上那些飞白的空隙间,会不会也深藏着兰叶柔韧的弧度?

正是那次绍兴之行,让我对兰草产生了兴趣。后来见父亲养的两大盆兰长势奇佳,便嚷嚷着叫他分了一株给我。可有了兰,我也没用心养护,以致它萎了半边,没想到今春它却给了我意外的惊喜。凝望着盆中片片新生的兰叶,欢欣之余,更有敬意于心间奔涌。

兰,一直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腾,爱之者甚众。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春日,当那株深山幽兰映入孔子的眼帘时,他当即发出了“芝兰生于深林,不以无人而不芳;君子修道立德,不为穷困而改节”的感叹,从此奠定了兰在中国文化中的君子形象。随后,屈原也在《离骚》里种下了九畹秋兰,日日“纫秋兰以为佩”,时时“结幽兰而延伫”。他用佩戴兰花、编结兰草的方式来寄托自己的高洁之志,足见兰之美好形象早已深植其心。郑板桥则以画兰明志,他笔下的兰花常生于荆棘乱石之中,劲挺俊逸,气度不凡。“岂是春风能酿得,曾经霜雪十分寒”,他为兰题写的诗句,也将兰之清雅坚韧尽述无遗。

忽有所悟,养兰如养心。得在黑暗中扎根,于无声处蕴香。终有一日,所有的坚持都会化作叶脉里静静流动的碧色,于某个鸟语花香的清晨,悄然绽放成崭新的春天。

我顿时不知所措。同学的家比我近不少,可以乘到中途邻镇的车,让她的家人来接她。我归家心切,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,便也买了和她一样的车票。下车后,我们一起步行了一段路,很快,她就被家人接走了。我继续独自前行,心想走点路也无妨。可没想到,那十来公里的路,在雪中显得格外漫长,我艰难地走了两个多小时,天都黑了才到家,又冷又饿。到家后,父母发现我的脚底磨出了两个大水泡,心疼不已。

再后来,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,毕业后到外地工作,多次从“小站”乘坐长途车,对站里的布局和设施了如指掌。每次一到“小站”,心中便涌起一股亲切感,感觉马上就能到家了。后来,我发现从小镇附近的公路上直接拦车更方便,家乡通了铁路之后,我更多从外地直接坐火车回家,从“小站”乘车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新客运站建成后,我更是彻底告别了“小站”。

在新的客运站里,我看着整洁的候车座位,闪烁的电子显示屏,还有空荡荡的售票窗口,有些神思恍惚。这里的条件设施,显然比当年的“小站”好了许多。但在这里,我找不到一丝记忆中的影子。只有当年那个拥挤、嘈杂且有些简陋的县城“小站”,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它是我人生旅程中重要的坐标,承载着无数青涩而难忘的过往。

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花草树木都在倾尽全力挽留春天,万紫千红争奇斗艳,连杨花榆荚这种姿色平平的花,也用漫天飞舞的姿态来挽留春天。这样的时刻,无论是草木还是人,都在努力抓住最后的机会,想在季节的舞台上再来一次精彩演出。难怪歌友们要“清歌一曲留春住”呢。

我以为,杨花飞舞应该算是春夏交接时的标志,韩愈说“漫天作雪飞”,形容得真准确。杨花飞雪,仿佛天与地演绎的一场浪漫的仪式,热烈宣告春天即将离去,夏天即将登场。小小的杨花,像无数个随心所欲飞舞的小精灵。季节的诗篇中,杨花就是一行承前启后的诗句,它促使大自然进入新的篇章。

人们见到落红如雨,落花满地,但并没有枯败之感,因为花落也是灿烂的重生。花落后的树上,已经结出了绿生生的果子呢。

世间万物,都有自己挽留春天的方式。每个人也有不同的“留春住”的方式,歌友们奉献美好动听的歌声,我用文字描绘美丽的春光,画家用画笔展现最美的风景,摄影师用镜头定格最精彩的一幕……我们都在珍惜美好,珍惜春光。

春在人间无限美,清歌一曲留春住。春天的美丽和馨香,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。

## 苔花牡丹各自开

□安徽铜陵章铜胜

喜欢袁枚的小诗《苔》: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这首诗写出了一切平凡微小生命的可爱之处。微小如苔者,也是会绽放出生命之璀璨的。花开有大小,人亦分贤愚。每一个平凡的人,都会有自己的梦想,也都会朝着自己人生的目标去努力,结果不一定很重要,我们应该尊重每一种努力的真诚,并为之喝彩,正如袁枚欣赏苔花的开放一样。

牡丹盛开时,花大如盘,径可数寸,甚至更大一些。一朵一朵的花,压得牡丹新枝纷纷下垂。我家阳台上栽了几盆牡丹,每年春天花开,我都会从不同角度拍几张牡丹花开的照片,发给朋友们看,总会引来赞声一片。花开富贵,天下爱牡丹者众也。

家乡的凤凰山下,是药用牡丹的原产地,近些年,引种嫁接了不少观赏牡丹的名品,魏紫姚黄,赵粉豆绿,花开时节,姹紫嫣红,吸引了不少游客。我也去看过凤凰山下的牡丹花开,但不常去,我不太喜欢人多花繁的那份热闹。我喜欢在春风里,遇见静静花开。遇见了就停下来,认真地看,仿佛那朵花是专为我而开的。在那一刻,我与一朵花彼此发现了对方,它热烈地为我绽放,我也因此拥有了片刻的美好体验。

与一朵花的相遇,是需要缘分的。有无数次的错过,才会有一次动心的相遇。如米的苔花,在我的印象中是缺失的。不只是苔花,我错过了无数花开的繁盛。仔细想想,我与花的缘分竟是浅薄的,薄到经不起一阵风吹起,经不起一声鸟鸣的打断,甚至也经不起一缕阳光的闪耀。

知道自己的花缘浅薄,也就不想再错过了。渐渐地,我便学会了珍惜一时一季的花开,应景随时,也就留了一份心。所有关于花的记忆,也被自己翻拣出来,一点点地在时光里生香。

记得上学时,每日途经一处小山坡,坡上多的是一些小灌木和小乔木。春天,欆木绽开小白花,花瓣细长而散碎,我们称之为“萝卜丝花”,很形象。欆木的花几朵一簇,在下午的阳光里,花极香。我们常折一小把,一路追着跑回家。有时,也会将折来的几枝欆木花用水养在罐头瓶子里,放在窗台上。夜里做作业时,看一眼欆木花,开心地笑一笑,那笑里藏着的意思,大概只有自己知道。

小山坡上,和欆木花一起开的,还有一种被我们称作“碎米花”的小花,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的学名。欆木花是月白色的,“碎米花”则是浅淡的象牙白,它的花更小更碎,也更香。

“萝卜丝花”“碎米花”,名字那样俗气,俗得像是我们儿时的乳名和绰号一样。长大了,我们的乳名和绰号也渐渐被遗忘了,偶尔听见一声呼唤,也不再如儿时那般亲切,甚至会有相顾茫然的失落感。就像是那些花儿一般,它们在时光里开了、谢了,一年又一年,还是被我们遗忘了。但不论苔花还是牡丹,也不论是“萝卜丝花”还是“碎米花”,它们依然会在下一个春天里开放,各自美好。

我高中毕业那年,三弟初中毕业,务农的日子里,生活非常单调、枯燥,我和三弟渴望着能够拥有一台收录机,田野劳作归来,看看书,听听流行歌曲,这是我们当时最大的愿望。

那时费翔的歌特别流行,村头王家商店里反反复复地吼着他那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,把我们兄弟心底的渴望燃得旺旺的。那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,村庄上只有三四户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有了黑白电视,收录机当时也还属于稀罕物。看着邻村在集镇上班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,拎着歌声嘹亮的双卡双带四喇叭录音机,我和三弟的心里痒痒的,十分眼馋。

不久,我去了一家乡村小学代课,每月工资40多块钱。三弟也跟着本村的一家建筑队去邻村打工,他打工非常辛苦,拎泥桶、搬砖头、夯屋基,起早摸黑,风里来雨里去,十六七岁的年纪过早地品尝着生活的艰辛。两三个月后,三弟拿着110元工钱,我拿着80元的代课工资走进父亲的屋中,父亲慈爱地看着我们,将钱数了一遍后又递给了我们:“我早就知道你们兄弟俩的心思,这钱,你们拿去买‘唱机’吧。”

第二天是星期天,我和三弟骑着家里的那辆老爷车吱吱呀呀地进城了,我们一家一家地光临了县城所有的家电柜台,最后在供销商场看好了一台“环球”牌单卡四喇叭收录机,样式、音色不错,价格我们也能够接受,170块钱。我从衣袋里掏出钱一张一张地数给了营业员大姐,她帮我们试听了收录机,又送给我们一盒费翔的歌带。买好了收录机,我们想到父亲多年来辛苦劳作供我们上学读书,我们第一次挣钱也该表示点孝心,于是用剩下的钱又在糖烟酒柜台前买了一条“上海牌”香烟。

走出商场,正午的阳光暖暖的。我们已身无分文,望着商场对门饭店前热气腾腾的小笼包,我和三弟相视一笑,紧了紧裤带,骑上老爷车踏上回家的路。

那天晚上,费翔的歌在我们的小屋里尽情地流淌,抒情的旋律温暖着艰苦的时光,三弟抚摸着收录机满情的欣喜和激动。在悠扬、灿烂的音乐里,我趴在桌子上,在日记本上写下:“劳动,会给我们带来歌声,带来快乐……”

□响水董青春

## 县城的『小站』

□扬州李清

从老家乡镇返回市里,途中经过县城的汽车客运站。这座前几年新建的客运站相当气派,有着高大的穹顶和宽敞的候车大厅。大厅内只有寥寥数名乘客,显得格外冷清。望着眼前的景象,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多年前那个常常乘车的“小站”。

“小站”主要运营乡镇班车,仅有少量长途客车停靠,而几百米外,另有一座以长途客运为主的“大站”。在到县城读高中之前,我很少有机会来到县城的“小站”,印象中仅有两次,都是老师带着去县城参加数学竞赛。车一到站,我便被老师匆匆领着出站,根本来不及仔细打量它的模样。考上高中那年我14岁,父亲陪我从镇上乘车来到“小站”,出站后,一座在建的超过十层的大楼矗立在眼前,一直在小镇生活的我们何曾见过这般高楼,一下子便晕了头。父亲犹豫片刻,最终咬牙花了四块钱,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,将我送到了一公里外的县高中。

后来,我每次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,都是从“小站”乘车。只是,每次从“小站”下车,瘦弱的我都要用肩膀扛着40斤重的米袋,一步一步地走向学校。而回家时,在“小站”的候车室里,看着柜台里那些飘香的食品,我只能咽下口水,一次都未曾买过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,天空飘着大雪,放学后,我和一位同学早早赶到“小站”。令人沮丧的是,前往我家小镇的班车因雪停开了,

人间四月,风光无限。漫步在灵动妩媚的春光中,我的脚步好像都有了平平仄仄的韵律,诗意和美好从心底生发出来。

路过郊外那片草地的时候,我看到一群人正在草地上唱歌。音响、话筒等装备一应俱全,还有服装和道具呢,大概是在拍视频吧。我忽然发现人群里有一位认识的文友,她爱好广泛,除了写诗还喜欢唱歌、摄影。她说,歌友们聚在一起演唱春之歌,为的是把春天留住,今天的主题是“清歌一曲留春住”。仔细算了一下,春天真的到了尾声,时光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流逝,季节的推进一向悄然无声。

这个时节应该叫暮春,也叫晚春。“暮”和“晚”两个字是有凄迷冷寂色调的,比如暮秋和晚秋,让人感到凉意横生,无限感伤。但我觉得暮春和晚春的风光没有丝毫冷色,反而是明媚到极致的灿烂。大概因为晚秋之后是寒冬,而晚春之后是更加蓬勃的夏天吧。当然,对时令变迁的感受因人而异。南唐后主李煜说:“流水落花春去也,天上人间。”因为当时的特殊处境,再千娇百媚的春天,在他眼中也只有凋零和逝去的味道。

我倒是喜欢唐代诗人韩愈的《晚春》:“草木知春不久归,百般红紫斗芳菲。杨花榆荚

□河北保定王国梁

## 清歌一曲留春住